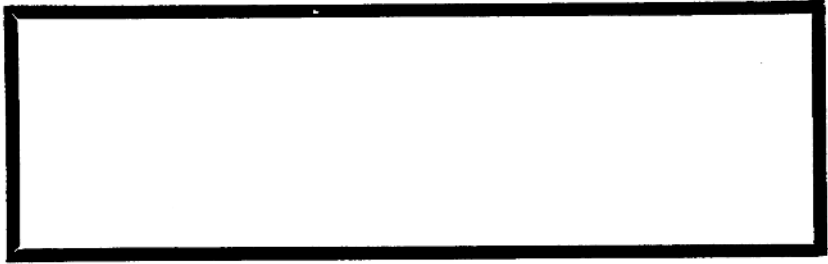


类号 \_\_\_\_\_



(       )

编印单位 \_\_\_\_\_

材料时间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 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

书 号	

一九八    年    月    日



## 上杭岩坑基点村的革命斗争

岩坑是上杭第三区这四乡的一个自然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暴动，虽经过敌人残酷的摧残和屠杀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了艰苦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冬，张鼎丞、李立民同志到该村秘密组织农会，最初有刘开春、刘德成等人参加，开始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金砂暴动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杭永边大小乡村，给岩坑的革命群众很大鼓舞，也迫切的要求武装暴动，七月间刘开春等秘密组织了七个人的小集团吃血酒，表示团结一致，为革命奋斗到底，并派了代表去金砂联络，同时吸收了廿多个可靠农民参加农会，于是在金砂暴动队来村策动下，岩坑农民就暴动了，当时立即烧毁田契，废除债约，反租抗税，打土豪。冬天，张鼎丞、邓子恢、吴仰文、阮山等同志来指导工作，建立了党的组织，刘开春、刘永恭、刘德芹首先参加了党，成为领导的核心，他组织游动武装，经常袭击敌人。十月间，军阀郭凤鸣部俞匪凑合了丰朗、官田、嶺岐、湯湖、石牌前民团共四百多人来村抢劫，张鼎丞、邓子恢、吴仰文、李立民等同志及武装退到山上去了。十一月暴动队伍在张鼎丞、丘伯琴等同志领导下进攻湯湖团防，打死团防队兵赖树贤等二人，刘永恭以徒手缴枪一枝，乘胜到官田抓土豪，筹款。

一九二八年冬，丰朗反动地主陈兰辉，其子陈慎夫伪保安支队长

势力，强迫刘德宁、刘德金、刘德祿等暴动队十四人赔偿其被没收的财产、和暴动时烧掉的房屋，在敌强我弱的情況下，农民出来联合，采取赔偿，以山林田地抵押，使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为了革命斗争胜利，积极购置武器，計有土砲二門、單响槍四枝。二月間，配合金沙暴动去攻打調處，捉团总大王妹，团防队兵賴夢能、吳初东等六人，缴获长短枪六枝。五月，与渝市暴动队来接上关系。組織了交通网，本村成立革命委员会，刘开春为主任，另設有伙食委員，互济会主任，机关內悬挂有馬克思、列宁象，經常召开群众会，接着革命委员会就领导农民进行分田地，打土豪，向地主阶级作斗争。当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每人分有八担谷田青禾，群众生产情緒很好。

七月間革命委员会改組成立連四乡苏維埃政府，刘开春为主席兼党支部书记，組織儿童团、少先队、妇女会、赤卫軍、担架队等。十月間为了巩固革命政权，便把經常造謠惑众、扰乱社会治安分子刘全庆枪决了。並組織了群众轮流站崗放哨。女人負責白天，男人負責晚上。

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二日峯市民团陈榮光、陈慎夫配合軍閥匪部六百多人来村洗劫，搶去耕牛廿七头、猪数十头，鸡、鴨、衣物三百多担；被抓去十九人，其中赤卫軍刘尚华、刘陈庆和永定木匠二人被敌人杀害。另有一个七岁的女孩被敌人卖掉，其余十五人以后才释放回来。敌人的摧殘日加厉害，武装队伍和群众在晚上住山上，白天回家生产。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本村反动派爪牙陈文华勾引叛徒丘弼琴、刘德芹帶領民团星夜来襲击我們，乡苏維埃代表刘德祿同志牺牲了。这种就更激起了农民的阶级仇恨。严坑人民和門西各地人民一样勇敢的参加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工作。这一年中参加十二军的有七人，独立营六人，区游击队八人，村赤卫队十三人，参加县、区、乡工作九人，党员由三人发展到十四人，团员七人。主力紅軍在江西胜利后，紅軍十二军独立七师恢复了丰餘区苏，当时刘永生同志为区苏主席兼区軍事部长。

一九三二年六月以后，国民党粵軍蔡团匪軍不断向杭永边进攻，摧殘人民。是年冬，我們有許多重要机关及游击队如永定县政治保卫局及县苏、县裁判部、医院等都常駐严坑。永定紅軍独立团亦經常在此駐紮。

一九三三年二月間，通訊社机关搬到严坑，三月間敌人張真匪軍部队来严坑抄山，搶劫群众，被我們游击队严重的回击，隔几天又来抄山。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早就安全隱蔽了。

一九三四年正月間，在国民党摧殘中我們有許多重要机关又搬到岩坑，如立民区苏、丰餘区苏、大拔区苏、代英县苏等都搬到岩坑。而福建省貿易公司永定採办处、中央貿易公司、中央紅軍供給部等，全村駐滿了机关。游击队經常由岩坑出发打击敌人。群众則热烈的帮助运输担架，組織洗衣队、交通队及站崗放哨。在生产上成年人組織了劳动互助組，

青年人組織了禮拜六義務幫助烈軍屬耕種生產。在對敵鬥爭中群眾創造了各種辦法如放哨打銅鐘。

在路上挖地溝，路面上裝竹叉、堆亂石來打擊敵人等等阻撓敵人前進。

一九三四年八月初九日廣東軍蔡團與綏田民團千多人進攻岩坑大肆抄山。本村工作人員家屬、革命群眾六人被捉去，盧辛區蘇武裝等同志被捕後在綏田監獄了。八月初十，我們主力紅軍第廿四師到岩坑搬運物資到湯湖打民團砲樓時，岩坑群眾又當即武裝前去助戰。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劉承金、劉旺漢、劉德樹、劉高有、劉清泉等配合作戰大隊及辛途區游擊隊在湯湖水口伏擊復興鄉民團，打死團長劉文祥等十餘人，活捉十四人，繳獲長短槍廿八枝及彈藥、軍用品甚多。

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二日，國民黨反動派廣東軍蔡團及中央軍第十師劉承部共千餘人來進攻岩坑，施行毒辣的三光政策，全村房子被燒毀百分之九十五，洗劫了群眾的東西。岩坑人民陷於流離失所，但仍被圍困在窮的周圍，不灰心，不向困難低頭。三月廿八日張鼎丞、鄧子恢、郭義芳等同志來召開岩坑村群眾大會。慰問群眾，鼓勵大家堅持鬥爭，並發給每人白布一匹，食鹽一斤，銀元一元給群眾安家生產。同時特別照顧烈軍屬，另加發白布一匹。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岩坑沙背窩里成立，岩坑群

众又担任了採办糧食、物資的任务。四月初旬，动员了全村农民群众拿柴刀斧头配合七支队攻打率窠司大桥砲楼和古楼崗砲楼二处，同时开火打得匪慌忙撤退，繳获軍用品甚多。

岩坑被燒之后，四月間一个月当中敌人还来岩坑进攻抄山了廿四次，有时一天来进攻三次。但我們的軍政委员会机关人員，在群众掩护下却始終很安全，工作、交通、消息一直没停止过。六月間，群众刘采方协同响导游击队刘永生部在上杭片門桥伏击钟紹奎匪部杭东剿共指揮官黃孟田，繳获短枪两支。

八月間，伪中央軍黃启山及窠田伪联保主任陈子强等匪部强令移民，全村群众被迫移到楼崗、率朗、官田、湯湖、調虞等地，並且不准回到岩坑耕种，因此生活非常困苦。刘德兰、刘清洪二人之妻因此被迫改嫁。

一九三六年春，游击队刘永輝等同志到陈家塘去找敌人陈子强之亲房說：陈子强不准我岩坑人回乡耕田，我也不准你們陈姓人到連四乡来耕田！这样，敌人不得不同意群众回来春耕生产。回来生产时，群众繼續与游击队做給养工作。如妃女林玉英、黃才英、賴四妹等就是經常冒着危險化裝挑灰担糞里面藏着米菜油盐以及白池火柴黃烟等用品送来，有时还以带午飯的办法里面藏猪肉去接济游击队。在回来生产时就偷偷住下，晚上带游击队到其移民的房东家里做白区工作，或者是配合游击队出发打敌人。

一九三六年春天，他們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四月間，游击小組又配合游击队在湯湖水口捉伏密署十二区偽区长。六月間，又到官田去杀土豪罗文炳及叛徒陈启賢，群众常常帮助游击队出賣一些沒收来的食品，有一次刘丁庆賣东西被敌人查出捉去被捆、綁、打、吊、电刑等兩刑，始終沒有洩露秘密。因此，又激怒了反动派，同年八月又强迫移民。后群众配合游击队攻打歧岭砲楼，杀死偽区长賴錫章及囚丁一人，繳获长短枪十三枝。

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國共合作，抗日群众又回到村子里去了，但敌人經常元节生枝来欺压岩坑群众，經常打听我們后方工作情况。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因为警惕性不高，永定县委馬永昌同志到大阜与郑長坤反动派談判时被杀害，接着吳国貞同志亦在吉西山被敌杀害了。敌人不斷来侵扰岩坑等地，这时候我們领导机关和地方党的組織更加严密起来了，原在西溪芹菜洋開設的特委訓練班迁移到白砂卢。刘永生同志率領的游击队常常到岩坑靠群众来接济，群众想出多种多样的方式，分散各戶去购买油、盐、米、菜、草鞋等用品，防止敌人注意，晚上又集中起来送給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間，反动分子范世英、卢振华和林田偽乡长李浩文几次来岩坑引紅軍游击队下山，企图擊击紅軍游击队，更元瑞的妻家与黃月英（刘永生同志之妻）結拜姊妹，可是敌人的阴谋詭計又一次的遭受失败。因此，敌人就用軍事来鎮压，他們把整个連四乡（包括岩坑、葛倉、大水源、白砂卢）的伪甲长扣押禁閉，个别受其拷打逼供，强迫岩坑自新分子刘清泉及群众陈元二人带路星夜到万善窩沙山。后开到大水源刘和书兄弟被害。三月間，



在岩上匪李錫銘匪部來村搶劫，黃月英同志被敵捉去逼口實，敵人罵她是「土匪頭」，月英同志管敵人，我的丈夫不是「土匪」而是「革命」，敵人氣憤又是吊打，甚至用刀割他的腳跟，受盡各種肉刑。反动派殘酷凶惡，群眾被迫得無法安生。一九四一年冬被追令搬移民，至春節時全村只剩下老弱患病者十八人。一九四二年春耕才回村生產。同年永定縣委汪金城將五萬元公款盜取投敵，游擊隊經費發生困難，群眾為了支持游擊隊糧食，在生活困難下開展了每戶三升谷運動，十月間，劉上茂、劉元庆等廿多戶為游擊隊湊谷會，每戶二桶谷，幫助幫助游擊隊解決糧食。

一九四三年我們的武裝力量都隱蔽起來，只有工作人員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區岩坑黨的組織仍然是照常工作，但有一些動搖分子向敵自新（如劉加英等脫黨革命）。

一九四四年七月間駐餘田的反動保安團大隊長吳子高等說：「岩坑群眾『藏共產黨』好象站草，把宅拔掉強令三天內全村移出逾期見白就打（即見人影就開槍），群眾在反动派鎮壓之下，咬緊牙關，忍受着暫時痛苦，分晝夜搶搬東西，監視移民的敵人，對群眾亂抓亂打，開口就罵『混賬』『土匪』，把群眾谷子搶去到掉，值錢的東西劫去，好食的被他吃掉，触犯了他脾氣就說：『他們有嫌疑』，抓去毆打。移民到大村後，反动派利用五家聯保，把群眾集中起來，出入要保長長出條子，規定時間回來，並經常威脅群眾有『匪』要馬上報告，否則就殺，照例強迫群眾回去放哨，每晚要向保長報告，且切結，以後發現沒有報還要追究責任。國民黨經常歪曲事實，沒有看見共產黨說他們看見了，

打得群众死去活来，对革命基点村，使尽一切狡猾手段，有一天晚上化装游击队，对放哨群众说：我是永生古的队伍，你不要讲，讲了下一次杀死你。过了几天，便向放哨的群众追问，拷打，召开群众大会捉去枪毙，并捉了一个群众去假枪毙，葛畲的黄华州被反动派捉去枪杀，并捉了二个群众去陪打，杀害了不少善良农民，但岩坑群众和其他基点村一样，不怕敌人任何残酷摧残和血腥屠杀，他们的正义革命斗争是压不下去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全国胜利，其中经过四次移民，一共过着十四年的流离失所生活，受尽了万般痛苦和折磨，随着解放胜利，摆脱了悲惨日子，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美满幸福的道路。

## 記上杭黃沙埔革命基點村

黃沙埔屬上杭稔田區梅嶺鄉，是杭永邊有名的革命基點村。東北有山路通過涼傘峽小湖峽，這四鄉等基點村與永定金沙、西溪等地聯成一片，三面環山，西臨小河，形勢險要，除南北有小道通黃屋背，山嶼和長灘之外一般往東必須渡河，地勢有利於革命游擊活動，曾有「神仙洞」之稱。

土地革命以前，全村六十二戶，二百七十四人，均以種田為生並出產茶葉、茶油、煙葉等土特產，人民是勤勞而朴實的，但是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都被長灘、官田的地主所佔據，地租剝削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這些地主同時又是高利貸剝削者，他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以每担八、九元的折價放谷給農民，到收割後，則以當時四元半至三元約市價折谷歸還。每到收割，各路地主和他們的管家、狗腿便「赴墟」一樣的前來收租逼債。再加上國民黨軍閥的反動統治和各種苛捐雜稅的煎迫，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痛苦，黃沙埔人民對剝削階級反動統治的仇恨亦就爆發為敵人無法摧毀的革命力量。

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稔田共產黨員李立民通過親戚關係開始在村里進行革命活動，組織農民協會，教育農民，爭取群眾。一九二八年五月，永定金沙農民暴動攻打永定城，消息迅速傳遍杭永邊大小鄉村，鼓舞了廣大革命群眾，大大提高了革命鬥爭的信心，但反動派卻慌張起來了。軍閥郭風鳴部俞連長就來稔田市一帶取締農民協會，組織並強迫群眾永和老到永定金沙去參加搜山，鎮壓暴動。之後，村里革命工作轉入地下

秘密活动。这时开始建立和发展党的組織。暴动后的第二年，党员最多时会发展到三十多人，领导全村人民进行了英勇頑强的斗争，党的組織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移民」之前。

一九二九年古历六月初七日，稔田暴动，李竹清同志又亲村組織农民协会，建立苏維埃政权实行分田地（当时分青禾），群众生活开始好轉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和发展革命斗争，全村十八岁以上的男人都参加赤卫队，妇女和儿童亦都組織起来了，七月十三日赤卫队除守卫渡口監視南蛇渡方面的敌人之外，出动了二十多人和上杭东路各地农民武装汇成数万人的革命队伍攻打上杭城与盘据在上杭城的地主恶霸和軍閥<sup>盧</sup>新銘的反动武装作战，黄沙埔的赤卫队员黄东洵就在这个战役中牺牲了。

村苏維埃在一九三〇年合併到楊梅洞、楊海洞、官田等乡捉来的土豪都押送到村里来看管，敌情严重时，各乡武装亦多撤退到村里来据險掩蔽或休整，到下半年，我各地赤卫軍和閩西主力紅軍开赴广东打东江去了，稔田民团刘高标部等便来进攻，大肆搶劫第一次被捉去五人，搶去耕牛十九头，第二次又搶去十四头，猪、鸡、鴨等財物更不計其数。敌人的洗劫使得群众生活非常痛苦，由於这里地势險要，敌人的进攻就常常是採取大队突然襲击的办法，或是大規模圍攻的办法，但亦不敢住夜，只能搶一把馬上就走，群众和游击队則利用有利的地形与周圍基点村相互依靠坚持进行游击战争。

主力紅軍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間，丰稔市，芦丰一带駐滿了广东軍，他們对抗永边进行殘酷的摧殘和进攻。

一九三五年古历正月初三那天，敌广东軍配合各地民团以五六百之众，包围全村，强迫「移民」。本村一个十四岁的游击队员黄章太，因掩护一个受伤的同志撤退，被捕牺牲，六十多岁的老人黄坤康偷偷地留下来，不「移民」，到第二年十二月被敌人发现並在屋里找到游击队的干粮袋和雨伞，这革命老人經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之后，从容就义了，这次群众移住的地方主要是上渡坪，其次是下渡坪，少数到长滩、官田亲友家里。「移民」之后，群众还是冒着很大危險回来生产和游击队来往，一九三六年古历正月十三那天，广东軍黃濬部又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捉去回村探浮萍的包括上下渡坪、坡下等村的群众二十三人，經过严刑逼訊之后放了下渡坪的两个妇女外其余二十一人（黄沙埔群众十人）被敌人全部枪杀了。惡毒而殘暴的敌人妄想这次「血流黄沙埔」之后，黄沙埔人民就不敢再「通匪」了，但是黄沙埔人民以更坚决的斗争来回答敌人的无人性的屠杀。六月，游击队到附近村的时候，群众就要求队伍消灭在梅嶺的敌人——民团和他們的头子李朋华、李秀丞。群众不但設法解决了队伍的給养困难，帮助做好准备工作，而且村里的青年罗宝林、章洪太、黄友和、黄开来、李炳輝等还配合部队、担任中路攻击，亲自打死敌人李朋华和李秀丞，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周圍群众，特别是「移民」在外村的黄沙埔和附近一

帶的革命群眾。

一九三七年七月，國共合作抗日談判以後，全村群眾都搬回來了，以後又經常有工作人員來聯繫。黨的組織發展了劉承運、李蘊娘、李界娣、李鈞學等在鬥爭中表現英勇頑強的積極分子先後參加了黨的組織，全村十多個黨員編為三個小組，領導全村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以後，當黨貫徹「埋藏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分散隱蔽，生產解決經濟問題的時期，丘其銀等同志便在村里由群眾掩護和幫助種田，堅持工作。全村群眾仍然緊緊的團結在黨的周圍，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永定民團鄭長坤派便衣隊八、九十人前來捉丘其銀時，丘正在耘田，得到群眾的報告安全撤退了，放在住屋隔壁的槍枝亦由群眾冒着很大的危險保藏起來了。而婦女劉五妹、劉才香等則因家裡被敵人發現有写着「丘其銀用」的扇子而被敵人百般威脅和利誘，背吊雙手，頭頸墜磚，拷打刑罰都堅貞不屈，最後被敵捉到永定縣去坐牢。

一九四四年九月，閩西成立了王壽支隊，劉永生同志對他們說，我們有了武裝，今後對敢於進犯我們的敵人採取武裝還擊，對於反共反人民的極主惡霸，鄉保長採取武裝鎮壓了。受盡了反動派百般摧毀的黃沙壩革命群眾對這一做法積極擁護和支持。一次，部隊缺乏糧食，群眾和工作同志與甲長黃學陸商量，把村里的田賦谷開倉拿出了十多担谷子支援部隊。統縣委馬發賢、阿水、黃月英等同

志經常住在附近山上，一到黃昏就到村里來，范元輝同志亦會在這里養病，部隊則常常通過這村的渡口去出擊敵人，游擊隊和羣眾相處勝同一家人。敵人來搜查盤問時，連小孩都懂得怎樣回答敵人掩護同志。一九四四年古曆五月十三做關帝會時張昭娣和亞巴子同志還公開和羣眾在一起做米飯。逢年過節，全村便家家都來慰勞，送酒送飯，部隊給養有困難的時候，黃沙埔的羣眾和其他許多的基點村人民一樣，不惜一切全力支持，如羅宜林一家就曾一次捐獻了六担谷子，而且，以後還和黃洪大、三哥子等由不脫產的游打小組到脫離生產，參加到部隊去了。

我們的部隊在附近活躍起來了，敵人就又注意到黃沙埔來了，一九四五年古曆二月初六又強迫實行第二次「移民」了，這次還是到上渡坪等地。黃沙埔羣眾又準備爭取一個重大的鬥爭來回答敵人的「移民」政策。

到務田來赴墟的黃沙埔羣眾發現在橋頭天后宮駐了保三團一個機槍連，戒各不甚嚴，便積極要求部隊去襲擊，說：「不怕敵人摧殘，只要消滅這股敵人，繳到機槍壯大隊伍，就是房子燒光亦不要緊。」果然，一九四五年古曆三月初二，部隊在劉永生同志領導下，毫無傷亡的，五分鐘內全部消滅了這股敵人。繳獲了三挺重機槍和大批槍彈和軍用品，這時黃沙埔人民真是興奮無比，和附近基點村人民一樣興高彩烈的，紛紛冒着很大危險，灣山灣路的到埔樹坪「七一公園」慰

劳自己的部队。

我们的斗争胜利了，敌人更加疯狂的摧残亦就开始了。

三月初六日。敌人来包围了游击队，扑了一空，但夜里捕鱼的革命群众李文学被捕了，敌人吊他，没有招，割了耳朵还是没有招，最后英勇的牺牲了。初七，敌人又到村里去，移住在上渡坪的黄沙埔群众，在山上亲眼看着敌人疯狂的纵火焚烧房子，这时，保长在移民清理田赋时发现谷子少了，便乘机勒索，强迫群众要赔偿谷子三十多担，甲长被迫逃亡。家里卖牛卖猪并由群众凑足了「如数赔偿」，「移民」白去后，敌人把渡船沉没了，封锁了渡口，不准回去，秧老了亦不准回去，群众只能在河背，上渡坪种上一些，一年的生产就没有指望了。

黄沙埔人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心还是和党在一起，和游击队的联系並沒有因此被隔断，渡船沉没了就从水浅的地方涉水过去，用尿桶、粪箕、香兰来伪装，藏着游击队所需要的东西，白天走不通就晚上来，把东西放在约定的地方，又从那里把信带出来，当敌人强迫群众回村来「放哨」的时候，那就是：看见敌人来，老远的就打锣，是自己的人就不作声，有时还在偏僻的田地偷偷种上稻子、芋子和蘿蔔，放了哨有时还和游击队一起谈心。「放哨」的人从来没有「发现」过共产党，狡猾的敌人和积极的反共分子伪乡长丘启荣便派了便衣队伪装农民和游击队前来，远远的经过试探，发现「放哨」的回来亦是沒有报告，便大怒说：「移到了上渡坪还会通匪」于是把黄沙埔群众



集中在上渡坪李寿家里「訓話」說：「以后再「通匪」就全部用机关枪来扫，不在乎你这个小村子」。並强迫群众回村自己动手把没有烧掉的房頂、樓崩全部拆掉，以便最后堵絕接济游击队的可能。这样做了敌人还不放心，到一九四六年五月还最后把已經分散移居在上下渡坪、长滩等地的黄沙埧人民集中起来，「鉄限」在五月十九日前全部搬到伪乡公所所在地穆田区桥头的天后宮和极仁局集中住居並編成为所謂「特別甲」，群众却到廿日才去，过了「鉄限」的一天期限，被激怒了敌人伪乡长丘終荣把甲长罗貴宏枪毙在渡口沙滩上，並恨恨的說：「你們黄沙埧人骨头都是紅的」。因此，敌人对黄沙埧人民的摧殘一点亦不放松，大肆逮捕「可疑」群众，李文学的妻廖子因保养着游击队的小牛被敌人枪杀了，他的一个未滿周岁的孩子被活活丢进丰穆市的崗下潭，刘伯母的全家亦同样被敌人灭絕了；丘秀媽死在敌人的监牢中里；李学先、黃意宝等人被餓死了。在这个特別甲里，敌人每天要来点两次名，不准回去生产。大家只好把敌人劫余的耕牛、农具、猪、鸡、鴨、帳子、衣服等卖来渡日；有的甚至嫁妻妾子以致討飯过日。婆媳一起嫁人的就有五戶十二人。一直到九月，一部分群众才偷偷的回来收割再生稻和以前偷偷种下去的作物。就是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黄沙埧人民亦还是没有停止斗争。象刘伯母就是不論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都坚持送米送菜、送信而最后被捕牺牲的；又如妇女刘永蓮（现在是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共产党员）甚至当伪保长仍